雞肋編 附校勘記續校
蓼花洲閒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雞肋編

附校勘記續校

莊季裕撰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雞肋編

四庫全書雞肋編提要

雞肋編三卷。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倢食糟蟹一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官。則莫可攷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十三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觀陳孝先跋云。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塵。尚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佑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雞肋編卷上

宋

晁公武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臣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言乃爾豈於脩獨異哉蓋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撅竁菔鳧茈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豚胾牛胘爲飫矣計之既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屐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揩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

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甿。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甿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炎。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撅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甑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閎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商人亦戲云。江商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尚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問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既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輗知大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鑿聚憂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

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爲韵種蒿苣云信宿罷瀟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票姚作平聲八儒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悦漢紀作票鴞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土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撅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時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謂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況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丘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

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荊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杜喬）名標八俊接英聲。（李膺杜密）文章萬古猶光燄。（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李陵）資歷文章亦等夷。（蘇味道李嶠）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頲李乂）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收爲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用蠟裹咫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柬版。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而用版。浸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如以緘繩有盛以囊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摹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寒。李義山河陽詩。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物。白彥惇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嬪子演云。雲子雹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莆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門閭猶存。介甫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握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纔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眞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如親王納夫人。亦用拜先靈合巹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凶奴戰。謂

始勝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概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傍。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旅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甓。至頓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饌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恣。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讐害者。於樹幹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者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草載蘭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雖傍葉似蘭草赤節四葉相値岐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亦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允濟謂蘭根卽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采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爲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煆金石葉大則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狠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泥中以砌階甓澀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餈俗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爲糧者幾徧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外向檐下雞蜚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曠如東坡詩云春雨如

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鑒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爾蓋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旰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眞人千金方有治蝨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劒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於釜中雖褌袴亦然蝨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煽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

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衞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有人刻石而名蠻名矯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臙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技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歷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勔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時。王寀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緜綵。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家方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

唐李遠廣字太丘。相武后。元紘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後。韓愈亦頹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前漢書注。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音辮。云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何足卹。太宗兒女三十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瘧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剛氣之語矣。

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翫一嘉樹。姜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是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湛基廢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公爲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亦北史。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原恭叔。秦州人。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眞寧縣要册湫廟中。崇寧間衆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疫。宣和中復如此。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旁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有燒灰柴。歷漕司破錢收買。每醅一石用石灰九兩。以樸木先燒石灰令赤。幷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務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樸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韵。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雀套裏三條路。石灰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於城下。故驛名三河。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華池縣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踘曬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苛嵐仿彿似陽間。邠州有十。

（斑按影元鈔本空一字。閣本則直接下行拘字。核其文義。當依影元鈔本空二行。每行廿一字。）

拗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於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愁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頹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邊題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順昌种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
王丹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一雞死後一雞鳴嘗在處州歙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棲遊亦不相鬬古云兩雄不並棲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廣南則羣雄競鳴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易重一作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粵州要册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氏畫虎趙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與教院人物亦寬畫張芸叟謂面目大小銳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殿有甘草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

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緜絮裹置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趁間用生地黃四兩研汁灑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挂千斤亦不斷。長只數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蚤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於北方也。本草謂蠶婦不可食苦蕢。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家養蠶。不聞有損。方書有治蠶蔟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蝨於緜絮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薑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煆硫黃。原人裴柔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

銀魚。自是始幷魚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豈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爲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羅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飮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巓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鬬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搖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搖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撞。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譁一笑。須筵中閑堂衆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爲記。至

晚較旗多者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綾紵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以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被胷背以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逵巳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采刈至咸平僧含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散棄牆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過偶話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旁有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夢至廟中獄吏詰一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爲我攝之士子讕不謂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

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卽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誦。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默聽。至卷終。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失囚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卽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既覺。明日命僧諷誦經廟中。以爲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疽。破潰月餘方愈。處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眞實之語。其利爲博也。

靈棊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云。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翫。金盌玉杯。晉顏幼明解曰。以陰處中。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翫。貴人之資也。金盌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爲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幷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遷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謐。武帝出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盌玉杯。及詔賜死。果以金甕盛藥鴆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祕。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松枝插棗餻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挂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埽。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

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膆。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纏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更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麽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赤眉任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卽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摸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爲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乃儉葬之害。是亦不

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兎。繁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爲佳。毛柔和而不攣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爲軟弱。高麗用猩猩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只一兩莖置筆心中。如貍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溼。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爲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遊處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爲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爲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鋪人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爲餕蛛。而瓊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號餕蛛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餕蛛窩。都中輕薄子戲詠餕蛛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道士行爲氣。楮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將君炙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爲奇絕。本草茶茗荈檟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劒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木葉蒸擣置模中。爲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桃。衢州開化又名僊人膾。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楝。又名醋楝。吳人呼烏鹽。按玉篇楝字皮祕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吳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吳楝子聲誤而然耳。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臁瘡。南人呼爲骭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以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鮓。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骭之間二脈皆由之。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血之徵。）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爲癰瘍。（血熱而弱故有此。）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於四肢。滯血化爲癰疽。今白酒麴中多用草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詩。蓋魯碭相鄰。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著爲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顆山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爲杜而發。二公以文章齊名。相從之款。不應無酬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工部行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適池臺。後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

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養其小者謂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義亦類此唯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徹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云輔號爲大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匈奴大人車利濛唐蓋蘇文父爲東部大人則外國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恆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韓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壻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愧風

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鵝爲右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淨右軍一隻。蜜浸曹公兩瓶。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柬招渠曰。今日偶有惠左軍者。已令具甕。幸遇此同享。初不識左軍爲何物。既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鵝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曲荆州。洵武樞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爲泰水。正可與左軍爲對也。

北敵焉知鼎重輕。指蹤原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圍城中。預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絕於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既去。即鄉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伫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拗鞫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押足縛之。仰臥牢上。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孰與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

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即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挾此誣詆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詰謀入蜀爲亂究之既無實跡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爲戒一毀其文而遽以死逮之爲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皁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於皁莢故一名肥皁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皁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皁兒車駕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爲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載竟不知爲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爲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爲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繞華嚴經淨行品云右繞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繞而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贍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

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海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禎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寫。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桿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隄。

高衞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庾爲戶部侍郎。髭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蚤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尙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晝韓肖胄王衣同爲貳卿。時人目之爲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柬與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憑地無去。就欲作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斷看時。赤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卻

會嫌卑。今勸周所爲。則曾詞摹寫。已大奈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澀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鐙。祖逖以蔓菁子薰目。以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洞油爲鐙。但煙濃汚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particular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婦人誤以膏髮。黏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毘子油。其根卽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麪而以乾者傳之。亦曰麪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糊。音佩。而從力者韵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糊。乃知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飲皆然。未知與今同否也。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梓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

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綫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疏鄢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綫織方勝花一匹重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匹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鑷子每枚兩貫邠寧州出緜綢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緡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寶鎮廁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數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云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鈒鏤如絲髮陳起宗爲詹度機宜能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極麤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穀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陷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爲宰相張說以素憾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後竟能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爲惡況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見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爲營房祠。於廟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瓶也。余後官五原。鄰郡如鎮戎懷德邊寨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爲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草絪釘於四壁。盛穀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夏人犯邊。多爲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去地數尺。以板爲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爲食。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溼。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萬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萬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萬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闌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萬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

鳳林寺山北岸爲漢江所齧甚遽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衢壟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敗前楮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筆談載陝石以蟹辟瘡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庸食蝦駒不去穀齒齦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瓊枝皆撥去曰不喜食此脆骨遊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爲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覺勝乎常否答云將謂是飫飣已哈了蓋西人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徧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爲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目之爲乞米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池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劒而相盼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

龍盤龍箋上飛白清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懸之照耀堂宇。爲利誘勢脅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潁川遭金國之禍。化爲煙塵。往來於心。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潁上縣。與壽春六安爲鄰。夾淮爲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潁鎮城之中有甎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干年。僧伽緣盡。彼當代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塔基之陛。東坡守潁。有文祭之。禱雪即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燄出。一燕皆盡。僧伽眞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方就而北兵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眞像金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灰煙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質。孰不歸空。數緣既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讖。其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唯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雞肋編卷中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有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敵。爲其拘留未歸。種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蹤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禦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塞。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尙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擣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爲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饑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煇子華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

妓忽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問其所訴。乃云某乃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鄰境爲輕。冀無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錢唐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李大府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遽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一廟神像皆毀。惟三軀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亦不憶其始因也。則尊勝之利於幽冥。蓋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省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目。後用御寶。而云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庶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有兩朝城池。並

可依舊存守。濤濛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拘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愼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下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爲責。改立僞楚。四海之人。肝膽塗地。孔子以兵食爲可去。可見矣。（昭陵時呂夷簡爲相。緣西夏事兆方遣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銀絹各十萬。富鄭公報使。僅免敗盟。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爲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敵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尙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爲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乎賞。

范覺民爲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被其害。時爲之語曰。逢寓多齟齬。遇格必阻隔。後欲行討論法。乃宥大姦而濫及衆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覲察使。纔請兩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浚太尉。王璦承宣等。乃爲統兵

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蘭整云。昔爲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爲統兵官。是尤可笑也。蓋是時殿前諸軍數纔數百。見殿帥郭仲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衙宿有從者。只十五人也。

開府劉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將歸朝。及建炎之後。以功臣檢校太傅西鎮節使開府。部曲皆西人。有鬬將王德。勇悍而醜。軍中目爲王夜叉。最爲有名。時文士濟南王冶字夢良。亦木強少和。言必厲聲。性又剛果。後爲大理治獄正。人亦呼之爲王夜叉。以比陰獄牛頭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周封微子啓於宋。後十一世孔父嘉之孫以王父字爲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于魯。其曾孫是爲先聖。而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衞有孔達。又有孔悝。出於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後也。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十月庚子日生。卽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二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顏氏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幷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紇爲齊國公。母魯國太夫人。妻鄆國夫人。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宋眞宗祥符元年。加號玄聖文宣王。續改至聖。其嗣襲魏封魯國文信君。秦封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後漢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聖侯。晉武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孝文帝復爲侯。北齊文帝改恭聖侯。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

衍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年復封衍聖公。制云。孔子之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願爲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復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漢碑九。孔氏宅除諸住外。祖廟殿廷廊廡尙三百一十六間。其四十七代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其大略者也。

章誼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租預買絹三匹。三年增九匹。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過也。初宜叟爲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是妻兄。寓居章舍。一日會飮。酣醉晝寢。遂至暮不醒。柳弟來白明當進對。未有劄子。柳驚起。卽問章有何事可論。章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氓。此急務也。柳大喜爲然。明日陛對。具陳此事。遂卽施行。士夫之家。旣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於一言之戲。自弊之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鶻行。張九齡有鷹圖贊序曰。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尙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嗟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鶻

鴟。又鷙鳥累百不如一鴟。而鴟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耶。然鶻又不可居鷹鵰之右也。

杜甫鵰賦云。當九秋之悽清。見一鴟之直上。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則甫蓋以鵰爲鴟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鴟。大鵰也。顏師古曰。鷹鸇之屬。非鵰也。禮部韵。鴟。鵰屬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隼。鷙鳥。卽今鴘也。說者以爲鶻。失之矣。鴘字音胡骨反。鴘與鶻同。又貨殖傳。隼亦鷙鳥。卽今所呼爲鶻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今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經罕見於世也。張文獻集載賀上僊公主靈應狀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僊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眞氣。自不食鹽。洎於遷神。更標奇迹。伏望宣付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默僊。謂之形解。古來旣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夭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眞。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襲美玄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而新史不載。豈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將非林甫輩迫之故耶。至上僊之語。今雖帝子之貴不敢用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敕突厥書云。敕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已惻然。自

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汗卽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疏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故其下書皆呼爲兒而宋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彼主享國之永至哲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唐敕稱可汗呼兒異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他日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罷相帝召宰相審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楊炎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李勣首倡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愼乎卒之長源能保其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一副幷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曄魚須在手

蚓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祖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幷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謙除祕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謙。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閤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孝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宜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則道士蕭玉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余嘗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懋守婺。余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嚴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人中時傾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爲布袋和尙。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爲彌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與僧相肖。陳無已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儒。蓋度語矣。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多大寒屢雪。冰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蔭。皆如京師之法。臨安府委諸縣皆藏。率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中節日。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鎭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輓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僧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篾爲門。人食檳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篾門。又婦女凶悍喜鬬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於綠珠而已邪。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麞麂。人取其皮以爲衾褥。又彼中造嗡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膻。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應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蕃人。且譏其尊俎笑談以爲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然。非實散亡也。取其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爲不釐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擬差除。及應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審封駁。尚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者。更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爲相。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對其人面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眞行草之殊。堂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爲申。作僞心勞。遂使眞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字其上。房吏節錄案詞大略。黏所判筆。以尚書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二字爲決。得上字者則皆貸。下字者並依法。

中字則奏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議。三聚則會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豈所以爲化筆歟。

宋煇字元實。春明坊宣獻公之族子也。腊偉而黑色。無他才能。在揚州。嘗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登連使。以殿撰知臨安府。士民皆詆惡之。目爲油澆石佛。甚者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其政殘。其性愚也。又作賦云。身衣紫袍。則容服之相稱。坐乘烏馬。因人畜以無殊。仍謎以詈之曰。臨安府城裏兩個活畜生。一個上面坐。一個下面行。以其常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士人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煇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照。後事敗於嚴州。尙執此狀以自明。鞫之。前後此舟凡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遺火。焚一城幾盡。人謂府中有送火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竟以言者論其謬政而罷。不數月。卽除沿海制置使。終以扶持之勞。簡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稚。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蕃自樂安左轉修武令。遷尙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傳。且又載於世說與滕王閣序。故顯於後世耶。亦猶鷙鳥累百不如一鴞。本鄒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獨稱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而世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居第。故有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

焚。後因翻瓦。於屋極中得華嚴經一卷。余嘗刊淨行品施人帖於屋柱間。凡數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張博南叟帖於竹窗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亦盡被焚燹。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經處而止。其上屋一間亦獨存。是皆可異者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復制詞。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令翰林學士綦崇禮帖改爲方服私覿。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懼奔馳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疏之。昔楊文公以眞廟御筆改鄰壤一字。卽辭職而去。後許□□作哲宗哀册云。攀靈輿而增慟。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亦以不稱辭位。留之再三。竟改禮部尚書。今使他人竄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劄子卽不許收接文字。皆非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

曾鞏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徑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

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谿。自樵風涇至於峒隄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嶷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於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杜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中霤於太廟之廷。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後辰祀靈星於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是日祠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三年一祫。則停時享。祭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廟后廟。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以擇定日供報。太常禮院參詳訖。還監。乃牒尚書祠部。具書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不用。天地日月九宮。原闕日遇忌日。不妨作樂。太社太稷以下。則備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宮貴神、蜡祭百神、太廟奏告、並爲大祠。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雨師、雷師、至聖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海瀆、並爲中祠。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霤、靈星、壽星、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司寒、馬步、並爲小祠。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有焚橐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爲之。近世取區區小亮者爲之耳。以焚其橐爲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

其棄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令逢原上劉幸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也之五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頌者取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爲詩者有主則賦比興風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後之詩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

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遯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違。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著籍眞定。爲靈壽人。忠憲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太保。太保之子諱處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獻公也。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寇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翌除禍難。提攜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繼之。以休養生息爲事。其顧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幸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爲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行萬里砥柱。傍緣太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負。小則縣一州。大則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樸。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鬱亭蓄。聲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於子孫。亦自然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既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爲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叔書於石。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爲人

子孫者焉。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子。絳縝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四爲員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黃魯直爲子華輓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蓋實錄也。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俁。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倓。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卽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緣無文采。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踰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絜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韓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劒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閒。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元年九月。仝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汎舟由天波谿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

舉箸屢醊。歡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碯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視臥內。嗟其弊惡。步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既爲姻家。置君臣禮。當敍親。上親以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與顧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爲妃酬酒。上調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餘甘遣臣婢竟遺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日聶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能山尹事。脫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羅織耳。亟索紙即屏上草詔釋彥純。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京之敍致觀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爲榮也。而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以其居尙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製帷幕。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黼發之。究治皆權貨務錢也。所謂天波綷者。由景龍門實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美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難以來。民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

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家遺人負載。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沒者亦衆。汎舟而往。卒遇巨風激水。舟皆即冰。凍重而覆。瀾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風濤洪湧出岸。激薪尚摧。死者有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處。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宣誼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與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斑按閣本非舟楫下廿二字皆闕。今依影元鈔本增入。）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檻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謂。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牢相通簽奏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即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謔。嘗翫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個官人靸恃己。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薙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壻始來。諠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全州與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修水黃庭堅。竄宜州少休於此。觀商公五言。歎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憐。今欲復其位號。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廢后詔。今又草復后制。臣豈得無罪。上曰。此豈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旣廢后。亦有悔意。曾語與皇太后。今先帝上僊。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憐。理亦無妨。但臣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

如何。存之何害。廢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怨於先帝之人。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盡兄弟之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爾。初未嘗致意於昭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僊遊不反。殯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褒崇之典。爰念蒙垢於紹聖之末。即瑤華而退居。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臣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責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誣先烈之語。公讀之泣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報。何敢更加誣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慊公。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遽請追逮。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韓退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皆言澄

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賴行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用。目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卽倡云。城西北有山。而東南乃湖水。客勝於主。在術家爲不利。若於湖濱建爲梵宮。起塔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乃規沮洳淺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負土。雖閨房婦女。亦以幣裾包裹充石塡委其上。不旬月遂爲皋陸。乃刱爲甓塔。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么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三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運不絕。遂鑄大鐘。用銅三千斤。時慧日東靈二寺已爲亡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特不多。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隨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獲施不貲。先是酒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炊時。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住持。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萬緡。又請朱勔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大刹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悅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僊。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卬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卬鯊魚爲披緜黃雀之對也。至云鯊魚背上通三卬。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間在執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罷易也時以地褊員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資即替從官郎曹率以遞陞歲餘不遷者已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斂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三四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既而劉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寧王瓊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臨沂縣韓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紹興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十餘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畢文簡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三十四人章質夫粲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韓崇訓曹輔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內除七十七人互見實二百七十一人

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昺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尙書薦以自代

後劉緣坐王案訞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便便十圍腹。不得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慍喜。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劒屐。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顧得之不樂。既行。羣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韻以送。因以解解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問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蔡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之鋪地錢。至庶姓而榮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墊捉錢。凡有官者皆然。不論其非榜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餳。又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乃止。）邀頭要及浣花前。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蘇酒。自小飲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餳膠牙俗。亦於歲旦嚼琥珀餳。以驗齒之

堅脫故或用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輭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爲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爲御史議事率多首鼠世目之爲兩來子紹與中呂元直爲相驟引席益爲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爲助已而徐師川在西樞得君與呂不協席乃陰與徐結於時又號爲二形人謂陽與呂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既出而欲爲刺虎之術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軸相搏因先斂錢以二瓢爲試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欲看石軸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錮以鐵鎖灌之豬血其人訴云二瓢尚在懷中乃擣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紿衆以率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

紹興中在錢唐八座止兩人洪擬黃叔敖也每傳呼尚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顏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謂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

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尚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疑按閣本無此條今依影元鈔本補入）

崇寧中方嚴黨禁凡係籍入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樸文季溫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爲優人過階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入等尚之喚作哥哥補之呼爲弟弟甚人上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絕倒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網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儀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爲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爲曾祖姑二子忱愐皆爲節度使靖康中換爲上

將軍。遂無俸給。幼子遙郡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偏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癘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上皇改公郡縣主爲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爲不祥。至是飢窘之言。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路塵埋國豔。武陵谿水泛天香。景文云。將飄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麵餜飥。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陳無已用以爲詩云。巧手莫爲無麵餅。誰能救渴需遠井。遂不知爲俗語。世謂少陵雞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幾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爲僞齊金人所據。一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員多闕少。如諸州通判佳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時洪擬尚書與梁弁爲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爲營求爲樞密院計議官。又當待闕三歲。弁作啓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倅。實進非退。不若以遠井近渴爲對也。後臺章論之。還梁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遠取太湖。然湖石麤而太大。後又撅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

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沒於金人。據於僭僞。四川自供給軍。淮南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惟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踰吏多不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卽所云瞿相圃之東北也。杏壇在魯城內。靈光殿。爲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王延壽賦序。因魯僖基兆而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按此條係遵閣本而影元鈔本與此互異。今附錄於左。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燕。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耆、仲牧子昂、相繼登科。昂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祁公長子仲修作詩慶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堉九人。余中馬珌。李格非。閻丘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爲翰林學士。曾孫堉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撅皆徧。芽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況使見於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文煒按東漢有郡國志。無地理志。）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眞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邯爲近。按許愼說文。甄。甀也。從瓦垔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甀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

者轉而音眞說文顚闐滇闐以眞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紃以川爲聲詵侁駪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韵中牙以爲聲也況吳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眞愈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同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卽還復既殊漢慶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眞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眞見呼又乃反爲堅字慮後從俗致汨本眞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敍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韵眞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眞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六百七十一石草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餘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斤九兩國朝鑄錢料例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斤八兩除火耗收淨五斤景祐三年依開通錢料例每料用五斤三兩收淨四斤十三兩慶曆四年

依太平錢料例。又減五兩半。收淨四斤八兩。慶曆七年。以建州錢輕怯麤弱。遂卻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舉書。省部以議論不一。遂依舊法。用五斤八兩收淨五斤。到今其說以爲錢輕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緣料例。而開通錢自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寬賸。適足以資盜鑄。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據十監歲額二百八十一萬貫。合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斤。可鑄錢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黠。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莫大怨辱。有毆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諱避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尙所可惡。況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虛。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霰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

霧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有人自金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聞而傷之。使尙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當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冉閔誅諸部。凡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漢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期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脫禍也。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爲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敎本力田者少。而食者衆。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前代以水旱資儲未豐。皆禁酤酒。至於飴糖亦然。今略舉以見。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漢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榷升四錢。後漢和帝永光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禁之始年。）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元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鄙饑也。二十二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

卯．以歲饑禁酤酒．俟麥熟依常式．德宗大曆十四年．罷榷酤．建中三年．復榷．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顏峻上言．禁斛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麴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訐．

宗室子櫟字夢授．賓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敍作文歲月先後．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誇於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基三百子．曉髮一千梳．髮爲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珪．明緯．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修射殿以爲饗所．其基卽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卽升此殿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雞肋編卷下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榮州曹官自云以温公之故每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鷙禽來自海東唯青鵰最嘉故號海東青竟守王仲儀龍圖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皁頰鴉不堪搏擊公作詩戲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安茂艸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鵰獨擊歸林篴皁頰羣飛入網羅爲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於女眞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温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欄卽止非井鳴也

唐以鄴與鄭圃與圃相類文移差誤故鄴去邑圃爲邠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維州相去僅六十里而遞角逃軍轉遞差誤乞改州名上取地圖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爲威州焉

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千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尹洙敍息戍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

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屢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征。用纔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鄜寧、奏延、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率騎卒與冗兵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一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輔也。上皇然之。即下開封府捕深客。鋼身押歸本貫。內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曹只同姓同郡。實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即得請。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琥。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盡璠璵。韓家之綜絳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爲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部尚書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當

社。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議立條制。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獨不輸。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才。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間。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一筆上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官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爲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帶則無。又加遙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浚一軍常從行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爲誇。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爲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攧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顩。張太尉鐵顩。世謂無廉恥不畏人者爲鐵顩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仄平仄仄平仄爲異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卽以八元名之。後諸房果得子八人。兩房遂絕。人謂數已讖於其始。然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行爲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爲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以立門金石心爲序。靖生閎閎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爲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斂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安知晁氏之危。後拜參政。温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鎭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直而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免無赦之誅。人以爲恨。然行未道不爲經天。又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後分爲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王璦楊沂中爲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貫三百文。（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米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艸六萬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

回易之費不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千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萬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堵。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詞。故阿堵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張謂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與款頭無異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爲戲云。俶時有宰相姓沈者。倚爲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盡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爲禦。三問無敢應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爲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十者名瓊。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十太尉。遂爲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爲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爲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澈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竈灰。民皆斲撲收買。既久。以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鄰地散遠而浮鬴者爲佳。以其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尙再以柴煅方可用。醫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樸木以煅石灰而幷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爲相。靳侮朝士。常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非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浚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誇於衆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爲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臀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爲不然曰。龍既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艸木經冬不凋。號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應眞寂大師道場。今寺名靖居。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踴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艸木。號曰黃原。正在州東。故古語讖

云。最好黃原天平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己酉歲。忽洪水發於兩山。土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圮。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爲賊殘毀。經六年猶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水。衝決尤甚。是冬敵人破永豐吉水傅州城。入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扼尉佗。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爲名。本十二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北流一里許。合流爲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爲安流。州之四傍皆連山。與庾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爲盜賊。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后攜六宮避寇至彼。而陳大五長者首爲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於南田。吏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文煒按宣政當作宣和。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雪沍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爲早。老杜詩。戲十月荊南雷怒號。亦以爲異。趙正之都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士人相慶。以爲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鹿柴、北垞、欹湖、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

唐人記云。後表所居爲鹿莊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所據。舊史載本宋之問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百餘人。元祐元平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八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祥覆官。專閱天下奏到已斷案牘。熙寧中。始罷聞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盡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闕官。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侍郎左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虱去乁爲虫。添几卻是風。風煖烏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荅。他日人以告東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爲工。添糸卽是紅。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雖粗意爲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素。孫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卽云。崩通勸韓信反。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遜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値。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荅。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敍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瘧。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名。余過彼得破甓。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甓。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章亭。亭前樟木圍三尋。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隸書宋昇明三年韋長史基甓。考之審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研。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邕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谿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埃及半斤。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謂之水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剩下者。雜用於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來價賤。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已。入香龍茶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厤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

命術。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誦少陵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廁末賓。時謂二公窮老。末賓何言之譏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敳傳云。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磈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而和嶠傳亦云。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磈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實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倦。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東。破四明。明年退去。時呂源知吉州。葺築州城。役夫於城腳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其勞力。盡投於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與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陽於西嶺之巔。吾時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營於他山。就瘞於西嶺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微。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唐昌之

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梁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與元元年甲子歲。朱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懷光反。中巳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六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唐昌東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邦。未知爲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誡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爲據。疏略頗多。今按九章算經。圓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圓徑一得一六稜八稜。取圓準此。又載名物之異。曰牆名五。牆。墉。垣。柱礎名六。礎。碩。磩。磉。城。礩。今謂之石碇。音項。材名三。章。材。方。栱名六。開。㮇。溝。曲。栿。弈。栱。飛昂名五。𩕳。飛昂。英昂。斜角下昂。爵頭名四。爵頭。胡蟆頭。胡蟆頭。科名五。𣏌。櫨。爐。科。平坐名五。閣道。燈道。飛鼓坐。梁名三。梁。宋。廳。柱名三。桓。楹。陽馬名五。觚稜。陽馬。閣角。梁。抹。侏儒柱名六。梲。悅。侏儒柱。浮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迮。叉手。棟名九。棟。桴。槾。博。標。槾。舉折名三。簷。峻。簷舉折。烏頭門名三。烏頭大門。表楊。今呼爲檻。星平基名三。平機。平槾。平基。俗謂之平起。以方椽施素版者謂之平闇。闢八藻井名三。藻井。圓泉。方。鉤闌名八。牢。欄。楯。杵。階。檻。機。牲。拒馬叉子名四。牲。拒。桯。桯。馬。屏風名四。皇邸。後板。扆。屏風。露籬名五。欞。柵。壞。落。今謂之。塗名四。場。壁。泥。階名四。階。陛。陔。墻。瓦名二。甓。甎。名四。甋。甗。甑。甌。又云。史記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說文。梁。注。梁。欐也。音至。按構屋之法。皆以材爲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

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長短。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爲制度。材上加栔者謂之足材。其規短制度皆以章栔爲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栔。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庳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庳峭。蓋庳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艸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數絕少。醑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幷州從來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虛名。誰言醑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谿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前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唐。不試而除正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衞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淸華。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不試。人反以爲濫也。

吳幵正仲家藏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之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疾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卽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詩云賴召陳玄典籍傳肯教邊腹擅便便竟誇削木眞餘事卻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軍仍在楮生前祇愁公子從醫說火煅生分不直錢

吳幵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幵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爲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旣卒夢於其母且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爲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淸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崑崙、梁口、橫石、淸洲、銅盤、落瀨、太湖、狗

腳、小湖、磉機、天注、慴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爲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爲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鎭。初到設燕。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沔河。嘗賦十詩。有葉底出巢黃口鬧、綠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字也。

蔡忠愍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臉而鞘不焚舉王冰注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而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幵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艸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韵茈字有二音茈胡則音柴茈艸茈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柳子厚作毘字宜當從柳本艸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艸部按玉篇檒音皮祕平祕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即鹽麩子也本艸云生吳蜀山谷五倍子疑爲吳檒子語訛而然耳又豬苓一名豨豬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鱗音靈恐當用鱗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石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藥或發於大本之上卻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脈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艸木多異同多寒不嚴地怕洩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

盛者。緣日行非南至之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高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右驍衞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則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不載。所以貴官多使爲之。欲重爲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嬾散楊峒續成一絕云。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麻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有說。而未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爲甲。則甲何可除也。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拳爲恩。奎爲穩。袞爲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輿爲逍遙子。女壻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卽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訓麾爲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邏村、出堅石。堪作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邏之東南三十里。地名

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邏村所出。亦有美惡。須石出水中色如角者爲上。其磨茶四周皆勻如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艱得。世多稱耒陽爲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曰。諱璟。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爲桂陽守。開昌樂瀧。爲舟人之利。廟食連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爲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於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嘗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文煒按太和年號疑有舛錯。當作魏明帝。晉廢帝。後趙石勒。唐文宗。蜀李勢。）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揶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爲宿習。其事甚衆。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齠

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宴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庾環之處推之則宿習爲言信矣

章誼宜娶爲戶部尙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詣刺閽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爲笑又有太府寺丞華某上留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愚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幷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使卷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爲叔總叔是叔渾叔齡之隱詆因以致訟後雖不敢然親昆弟有名不邇不邇者訖不知改後祖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爲抱芬人誤寫作璟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甄姓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韵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作悉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諧敕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樵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爲與杜子美卜鄰者按文苑傳翰字子羽幷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

徙儋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西林所畫。蓋自儋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逮紹興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埃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僊。其夕有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艸獨不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爲築垣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耆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麋鹿野豬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僵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蟲之物自斃爲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煙瘴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嘗嫌粉汗洗妝不退脣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人呼爲倒挂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健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罋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鮸須目見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臠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臠皆動因棄於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即死食之非殺亦斷爲臠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韓辯以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濬知鄂州以父名嶧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皆司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

蓋少異矣。宗室令畤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隲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艸載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斷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欲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鄰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爲鄰。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爲驗。以輕小者爲佳。四兩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撅取之。夏月食蓋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細網以繫其首。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煮。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兩用也。

孫眞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以此也。其蝘蜓水蛭之類。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治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

於毒螫傷人之物。尙不忍生心而加箠。況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姙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眞人之用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艸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載於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艸莽中。山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賣幾徧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置於陰室。既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采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胯跨字相類而音韵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胯爲庫音。世必笑之。諸書音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於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譖之者。謂趙

鼎折爲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爲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粗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塏。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幸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己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窗空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爲無麪餅。巧媳婦做不得無麪餬飥。急行趕過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調。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拙勤終不補。將勤補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丁手摩婆。驚雞透籬犬升屋。雞飛狗上屋。遠水不救近渴。瓶罄窘間終一碎。瓦罐終須井上破。急行寧小緩。急行趕過遲。

割白鷺股何足難。鷺鷥腿上割股。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皆世俗語。如賭命輒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爲誰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弔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即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謂之捋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賓。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爲郎衣。此皆可爲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漿。極貴重之。非至親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紅糟煮鯇鯉肉賣。鯇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苶。果憩於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閒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顧道卻是同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劒。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卻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

旅及藉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與國軍有通山縣尉以喪母在告。既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之後。同僚見其巾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一至於此。是可歎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嫡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頎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拗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於三門下。采柏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櫃皮書於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閒人。臨水憑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劫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敵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

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尙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權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尙道。放得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冤債到來。何由彈免。王面發赤。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能了。翌日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臍中。方三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寬我。語言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齕嚼之。家人驚異。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密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你朝議在吉州權縣。將我六个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你朝議已去久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時。有尉李脩。以捕盜嘗改承務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爲慶。明日五口階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爲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癧潰透腦。腦髓流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效。久之肉爛指落。浸淫

潰至半脛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寺丞寶之。徐州彭城人。慶曆元年。以外舅龍潁公籍任爲太廟齋郎。後爲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見仁宗。怪其多。時潁公爲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時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既罷舉者亦十餘人。乃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丞。世徒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爲有命也。其子師道無己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薪。廣南以椹啖豬。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支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僊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卽心有黑暈。以此爲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菩薩村田家女。隨婢浣紗於谿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婢。時方仲冬。婢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乃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嚮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墝院僧志添。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脩侍郎居烏墩。有

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卻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而去。至則仲脩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祖曰。公何故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潔。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寫艸菴歌。刻石傳於世。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硃硃無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宗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爲標準。居處齋室。皆取其言以爲名。嘗種芍藥於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爲衢州兵官。時趙令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範季洪。信州貴谿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

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已後數量較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逮少時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爲然則災異之多疑與遜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爲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於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於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會疏食任陳脯常爲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爲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爲慶陽節懿宗七月四日爲延慶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爲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爲乾和節餘不盡見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卽位未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爲盛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如有獻議令宴設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爲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輓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音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漢武帝樂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篳篥本名悲篥。出於邊地。其聲悲亦然。邊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發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衞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爭欲自進。堪充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糾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爲劒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大亮。則人多以爲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

輕議人文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采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柬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蓋璘未露其迹。不然。豈肯從其爲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璘之本謀。便爲犯順。至於翰林之貶。猶爲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於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爲此也。特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仕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爲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爲禮。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若水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痿。遵豐碩。頃間遵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倒者數四。則唐書尚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韵略，悚字注云：悽悚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致也。

眞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卽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褒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遘盜言之嗷嗷，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洊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誅功易名，尙闕恩禮。沈謀祕書，淪於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謚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謚曰忠愍。今公宗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紙錢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爲異也。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簽法薪儀行於世。聞其他有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塵。尙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雞肋編校勘記

雞肋編三卷。先師盧寅齋夫子家藏。係文瀾閣傳鈔本也。其書各家書目絕少著錄。又以素無刊本。桐馬芋羊。沿誤頗多。先師常戚戚焉。斑徧託書賈購求善本。久無應者。去春張仲聲自浙來吳。假得影元鈔本全帙（不分卷）示余。遂窮半月之功。逐條疏記其異同。脫者補之。謬者正之。猶恐其亂原書面目也。於補正之處。注明閣本作某。影元本作某。又恐混撰人之自注也。於注上標某人按以別之。俾人知閣本元鈔。各有短長。心愛何本。可循次錄之。未幾。先師遽歸道山。無由面與質疑。因倩江茂才文煒。徐徵士立方。覆加校核。擇其善者從之。先師有知。當必含笑於九原也已。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

上卷一面七行。謝眺。閣本作謝朓。十一行。筋。元鈔作筋。○本作謝朓。十一行。筋。元鈔作筋。○

二面二行。有爲。元鈔提行另起。閣本作又爲。接上節。六行。生果。閣本作生菜。十二行。資。閣本作質。

三面十行。嘗云二字。閣本無。○作字。閣本作爲。十一行。又謂。元鈔作又爲。十四行。相見。元鈔作想見。十五行。以字下。閣本無保字。

四面四行。記。閣本作紀。七行。處州龍泉縣多佳樹。閣本作處州有佳樹。○楓木。閣本作楓樹。○多取。元鈔作取以。八行。陷作。閣本作陷爲。十行。有間。閣本作間有。十二行。摹。元鈔作模。

五面一行。厄壟。閣本作瓦壟。○孔子。閣本作夫子。○舊榜下。閣本無是字。二行。十碑上。閣本無杜字。○蓋作概。五行。然細審之。元鈔作然不口一。八行。悉。閣本作毫。十行。晶。元鈔作精。○

河陽。閣本作陽。河○寢。元鈔作復。十四行。莆。元鈔作圃。○據作椽。並誤。

六面一行。今門。閣本作矜其門。二行。母字下。閣本有之字。八行。模。元鈔作摹。九行。洗去上。閣本無乃字。十行。藻火下。閣本無而字。十一行。授。閣本作投。十三行。鮮衣。閣本作解衣。十五行。亡。元鈔作云。○舛作褒。○謂。閣本作爲。

七面一行。男女。閣本作男婦。二行。故習如近日。元鈔無此句空五格。五行。子父。閣本作子婦。十四行。去皮。閣本作去其皮。

八面四行。業字上元鈔無徵字。十一行。泥中上。閣本有於字。

九面四行。又諺元鈔作諺又。十行。眞人下。閣本有有字○盛作瘋。

一〇面七行。設。閣本作投。九行。件。閣本作種。十行。不事。閣本作不祀。十一行。最爲。閣本作又爲。十五行。兩州被患。閣本作西州被害。

一一面四行。龍潛。閣本作龍泉。五行。無幾元鈔作亡幾。九行。和尚上元鈔無女字。十二行。朋友。元鈔作友朋。

一二面二行。非佐命不可。閣本作若非佐命必不可。四行。未至。元鈔作未主。八行。三月三十日寅時。元鈔此句皆空格。十一行。席。閣本作夕。十五行。其異於南方如此。按此句與元鈔不同。元鈔云。今使中原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一三面四行。前漢書注。元鈔作漢高祖傳。按高祖有本紀無傳。六行。未決至投牀取佩刀自向既立晉王。閣本無此十四字。九行。譬。元鈔作常。十二行。務。閣本作事。十四行。不登下有矣字。

一四面二行。疫。元鈔作役○十二行。州依。閣本作州倚○此元鈔作是。而上。閣本作其上。

一五面三行。侯。閣本有年。冬字上。閣本有年字。○犯杭作攻寒。六行。諺字至大字共廿一字。閣本缺文。七行。奚。閣本作曳。

一六面十一行。而化下。閣本有去字。

一七面一行。借。閣本作備。十行。貫字下。閣本無之字。十一行。各屬。元鈔作共屬。閩武府下。閣本無官字。閣本作演武。○十五行。諱。閣本作揮。

一八面三行。必奔。閣本作以奔。六行。富實。閣本作富貴。十四行。是夕下。閣本無遂字。

一九面三行。既。閣本作卽。六行。云。元鈔作曰。十行。苑。閣本作院。十四行。裂。閣本作製。○孽。閣本作孳。十五行。春。閣本作眷。

二〇面一行。遂謂。閣本作遂爲。四行。脞。閣本作脘。五行。閣本無執鞭二字。七行。漢志。閣本作漢制。八行。縣城。閣本作城縣。十一行。帛。閣本作幣。

二一面六行。胡人。閣本作蕃人。八行。曰。閣本作云。十行。奇絕下。閣本有之字。元鈔空一格。今刻接下誤。十一行。堅。閣本作監。十三行。醋。閣本作酣柑二字。

二二面一行。謂之。閣本作呼爲。○二行。閣本無者字。○婦人呼爲。閣本作謂之。三行。皆由下。元鈔無之字。四行。鹹。閣本作鹽。注。信。閣本作性。五行注。有此二字。元鈔作喜爲。六行。今。閣本作是。十一行。行。元鈔作第。十五行。壯遊。閣本作北遊。

麤獷四字。

二三面一行。子美上。元鈔無杜字。五行。動字下。閣本無移字。六行。閣本無行不必果句。○義亦類此。閣本作義不必類。九行。長老。閣本作長者。十一行。外國。元鈔作夷狄。

二四面二行。土。元鈔作云。三行。好。閣本作愛。四行。惠。元鈔作魚。七行。北敵。元鈔作金虜。○原。元鈔作元。八行。預。元鈔作豫。○云。閣本作公。十行。墮。閣本作落。○沽字上。閣本有若字。

十五行。押。元鈔作柙。

二五面四行。肥殊。閣本作肥殊。下同。六行。不知下。閣本有其字。○何木作何物哉。○或云下有用字。八行。速。閣本作遠。十一行。也。元鈔作矣。十五行。詔。閣本作治。

二六面五行。禎。元鈔作直。十四行。帖。元鈔作怕。十五行。請。閣本作清。

二七面一行。勸。閣本作觀。二行。脂。閣本無以致二字。四行。閣本無本作芝。十二行。知。元鈔作如。○酪飲。元鈔作酪音。○與今。閣本作今日。○同否也。元鈔作同也否。十四行。熟色下。元鈔無絲字。

二八面二行。鄣。元鈔作隔。按漢書作隔。五行。干縉上。閣本無字。○云。閣本作之。

二九面二行。廟倏上。閣本無於字。三行。莫知下。閣本有爲字。五行。只。閣本作則。七行。以此。閣本作此乃。八行。夏。元鈔作夷。○虜。閣本作彼。十行。焉知。閣本作安知。十二行。嶼字下。元鈔脫萬字。

四四面一行。凡。閣本作幾。二行。一司作三司。三行。半字上。閣本有一字。七行。許字。閣本接○焚至。閣本作惟至。作字不空二格。

四五面三行。八十餘。閣本作八十一。六行。杞字上。元鈔無杜字。

四六面十二行。書。閣本作事。十四行。然則下。元鈔無有字。

四八面二行。遠。元鈔作後。十三行。雖或上。元鈔有而字。十四行。浸。閣本作漫。

五〇面三行。親以。元鈔作親酌。十行。爲榮下。閣本無也字。十四行。遭難以來。元鈔作遭胡虜之禍。十五行。巾非起至多字止。共廿三字。閣本節去。

五一面一行。湖水下。閣本無遂字。四行。有。元鈔作又。○十年。元鈔作十歲。十一行。心之亂。元鈔作心之定。

五四面九行。長老。本作長者。

五五面四行。韌。元鈔作紉。九行。縣。元鈔作係。

五六面五行。向字下。閣本有注云。一作宰。

五八面五行至八行。閣本節去。十三行。虜將及都城。閣本無此五字。十四行。漢。元鈔作撲。

五九面八行。救。元鈔作留。十行。金人。元鈔作金虜。

六〇面二行。虜既去至下。閣本節去。

六一面一行。金人。元鈔作胡虜。三行。孔子宅一條與元鈔〇淮南作淮甸。互異。今並載本書中。

六二面二行。縣字下。閣本有前字。按。東漢郡國志無。元鈔不誤。三行。吳越。閣本作吳趨。

六四面四行。以爲。元鈔作以謂。

六五面三行。自金逃歸。元鈔作自虜中逃歸。六行。部凡。元鈔作胡羯。九行。衆。閣本作多。

六六面四行。先後。元鈔作後先。八行。砦。元鈔作柵。〇十一行。此殿。元鈔作此座。

下卷六七面九行。六十。元鈔作六千。按六千里不可云相去。十一行。七千。閣本作七十。

六八面十五行。孫字上。閣本有長字。

六九面一行。貞觀。元鈔作正觀。按宋諱避貞。十一行。浚。元鈔作俊。七十二面三行同。按中卷六十面十四行。閣本亦作俊。

七二面二行。非。元鈔作匪。九行。子曰。閣本作一曰。按元鈔不誤。十行。敵。元鈔作虜。

七三面一行。已酉。閣本作丁酉。按元鈔不誤。三行。敵人。元鈔作虜寇。七行。太后。元鈔作太母。八行。寇。元鈔作胡。十一行。爲早。閣本作差早。

七六面四行。樟。閣本作插。

七七面五行。京郡。閣本作京師。十二行。金人。元鈔作胡騎。○退去作虜去。十四行。令字上。元鈔有命字。十五行。營。元鈔作塋。○徵。元鈔作敗。

七八面十行。韉。元鈔作梯。十三行。楔。元鈔作陛。注。檻。閣本作楹。十五行。注梁懺也。元鈔無此四字。

七九面五行。慘烈。閣本作莫分。按元鈔不誤。九行。年前。元鈔作年間。十二行。正字。元鈔本作慘褻。八行。吳分。閣本作慘褻。

八〇面五行。召。元鈔作君。誤。

八一面十四行。江漢元鈔作漢江。

八二面一行。舉元鈔作與。十四行。也故。閣本作故也。

八三面四行。據曹。元鈔作曹椽。五行。貴。元鈔作貴。

八四面七行。文宗。元鈔作太宗。今訂。

八六面三行。常。元鈔作賞。誤。

八八面十五行。治亦。元鈔作始亦。

九〇面六行。士子下。閣本有者字。

九二面四行。黔。元鈔作黲。六行。徑。閣本作竟。十四行。敵。元鈔作虜。

九三面五行。翌日。元鈔作翌旦。十三行。官時二字。元鈔空格。十五行。方死。閣本作乃死。

九四面二行寺丞二字元鈔空格四行元鈔脫一寺字

九五面九行宗人元鈔作中人

九六面五行爲然元鈔作爲信九行四日二字元鈔空格

九七面四行嘉元鈔作喜五行唐閣本作史六行邊池元鈔作胡中○亦然元鈔作亦云○邊人元鈔作胡人

九八面九行仕元鈔作任十二行遵字元鈔空格

九九面十行淸閣本作萬十三行紙錢元鈔作幡錢

雞肋編校譌

上卷二面十三行。閒僚誤。閣本元鈔並作同僚。

四面四行。五行。厤字誤。二本並作歷。十行。蠟字。二本並作鐵。十一行。如以誤。二本並作加以。

六面一行。闖字誤。二本並作闔。六行。握字誤。二本並作搓。十五行。凶字誤。二本並作匈。

七面七行。士族誤。二本並作士族。

九面八行。旰字當作肝。

十二面十四行。許家誤。二本並作許嫁。

十三面十一行。又是誤。二本並作又足。十二行。見亦誤。二本並作見於。

十六面七行。蚤字二本並作早。

十八面五行。買字誤二本並作置。十一行。舍字誤二本並作舍。十五行。不謂誤二本並作不爲。

十九面一行。常字疑應作當。九行。奕字誤當作弈。按二字有別。十三行。松枝誤二本並作柳枝。

二一面七行。八行。鰕字誤二本並作蝦。

二四面四行。遇字誤二本並作過。

二六面六行。寫字誤二本並作爲。九行。蚤字二本並作早。十三行。憑字誤二本並作恁。

二七面八行。潁州二本並作潁州今訂。十一行。瓶字今刻筆畫有訛。

二八面五行。鎭字誤二本並作鑌。八行。陷字誤二本並作隔。

二九面一行。潁字同上。八行。庚字誤二本並作庾。○梗字誤二本並作稈。

三〇面四行。蝦字誤。二本並作鰕。五行。遊字誤。二本並作游。

三一面五行。穎字誤。二同上。六行。緣字誤。二本並作緣。七行。穎字同上。十行。其字誤。二本並作將。

中卷三三面三行。末字誤。二本並作未。

三五面十二行。寓字誤。二本並作寓。十三行。緣字誤。二本並作緣。

三七面七行。住字。二本並作位。九行。租字。二本並作和。

三八面十一行。玄字下。缃字上。二本並有元字。

三九面五行。他曰誤。二本並作他日。

四一面五行。脾字誤。二本並作牌。八行。多字誤。二本並作冬。

四四面一行。二行。三行。帖字。元鈔作貼。按俗字也。五行。帖字同上。七行。疵字。今刻筆畫有訛。攀字。今刻筆畫有訛。〇

四九面十三行．汎字誤二本並作汎．

五一面二行．汎字同上．

五六面七行．以解誤二本並作以自．八行．攀字今刻筆畫有訛．

五八面十行．之道誤二本並作以道．

下卷七一面六行．儼字今刻筆畫有訛．十五行．煆字今刻筆畫有訛．

七七面十四行．政字下令字上二本並有命字．十五行．茲字今刻筆畫有訛．

八〇面六行．五軍疑應作五車．

八七面二行．儻字二本並作嚮．

八八面六行．寺欲誤二本並作寺後．

八九面八行。既字誤二本並作溉。

九五面十一行。祫字二本並作矜。按俗字。

一〇〇面一行。薪字誤二本並作新。

雜肋編　校讎

雞肋編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面三行至四行。尹孝子一條至其爲何官則莫可攷矣按此段據李裕原書詳其歷官之蹟寔爲明證今又攷下卷八十二面沈存中筆談一條自稱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視事云云是季裕又嘗官州守讀當據以補入。

上卷一面九行。年之疑當作之年。

三面三行。八仙歌用眠字天字凡再押前字凡三押不獨兩押船字昔人謂此詩以一人爲一首。雖重韻無害也見蔡絛寬夫詩話又按此歌分爲八段合爲一篇當如古樂府一解二解之類前人集中未見蓋杜詩之創例也。六行。舟疑當作蜀。十三行。之道二字有誤。

四面三行。使其下有脫文。

五面十行。釋字誤。原作澤。

六面十行。檀當作櫝。

七面四行。之親。當作家親。五行。子父倦子。當作於。

八面三行。有枝當作有歧。○雖旁當作澤旁

十六面五行。趙當作槌。按槌。架鼉簿之木也。十四行。原人二字有脫文。按原下疑當有州字。或云當作五原人。

二一面五行。朦。疑當作韓。

二三面五行。謂當作爲。九行。云輔當作三輔。十一行。潨當作涿。按范書南匈奴傳。車利涿兵連四字爲名。兵字不宜刪去。

二四面三行。溥當作燔。五行。曲字誤。原作典。十四行。押當从元鈔本作柙。見校勘記。按今訓柙爲桎梏之義。

二五面二行。詰。疑作結。

二七面二行。令字誤。當作令。勸當依閣本作觀。見校勘記。○奈當作耐。五行。洞字誤。原作桐。

二九面八行。杷字誤。原作把。

三〇面四行。石疑作右曹字不應加○十四行。飭當作飾。十五行。盼當作眄○吳當作胡

三一面六行。千當作干。

中卷三三面十行。猶疑作獵○庾當作廋。

三四面四行。盧當作廬。六行。數字誤原作數。

三六面九行。幷官東家雜記作亓官。校謂云一本作幷。按幷字是也。

四〇面七行。孝疑作來。

四四面十行。漢當作海。

四七面一行。辟當作膝。

六一面十二行。祁當作岐。

下卷七四面十五行。遜字誤。原作孫。

七八面九行。礩。當作礩。注。饑。當作機。十行注。燈。當作墱。音登。見西京賦。十二行注。櫝。當作匱。

七九面二行。短字誤。原作矩。

八〇面二行。秩。當作袂。

八五面二行。庾。當作廋。爲疑作之。○

八九面五行。此字誤。原作比。

九四面三行。時。疑作特。四行。射字有誤。未詳。

校勘記一一三面五行注。原校云二本並作匈並作二字誤倒。

一一四面七行注。原校云二本並作潁州潁今誤潁。

上卷六面十五行。亡字見校勘記。應加○

十一面一行。相人上當有學字。此條又見下卷九十六面。

二一面十一行。歎當从夫作歎。下文不誤。

二六面六行。稍音戛。說文禾稾去皮郊天以爲席。又音皆義同。十三行。無去誤。當作無注。

二七面十二行。酪字誤。原作酪。

三〇面三行。犒當依唐書鄭注傳作禍傳云。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云云。

中卷三六面八行。子氏。據校勘記當作子姓。十五行。恭聖侯。侯字當加○見校勘記。

三七面七行。住當从校勘記作位。東家雜記正作位。

四三面十三至十四行。按文選孔融薦禰衡表。李善注引史記趙簡子曰。鵲鳥累百。不如一鶚。又在鄒陽之前。此二句蓋古語也。

四四面七行。攀字筆畫依校識改正。又五十六面同。

五七面二行。贍字誤。原作膽。

五八面九行。籍入。當作籍人。十一行。上書耶。當作上書邪。

六〇面二行。城中之機石之當作乏。

六一面四行。自南京南。當作西。

六二面二行。縣字當加〇見校勘記。

六三面二行。牙當作釆。卽互字。

六六面一行。顏峻。當作顏竣。八行。砗。見校勘記應加〇

下卷七四面五行。祥當作詳。

七六面五行。亦當作時連上避地爲句。

七七面十一行。識疑作識。

八一面十行。按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善注引傅子。以子輿爲孟子之字。傅子晉傅元撰。

八二面一行。校勘記。舉元鈔作與。按與字是也。觀下文可知。九行。按王篇楡至語訛而然耳。此一段已見上卷二十一面。可參看。

八五面十一行。按誤呼甄姓。乃林攄事。詳見中卷六十二面。此云范致虛。未知何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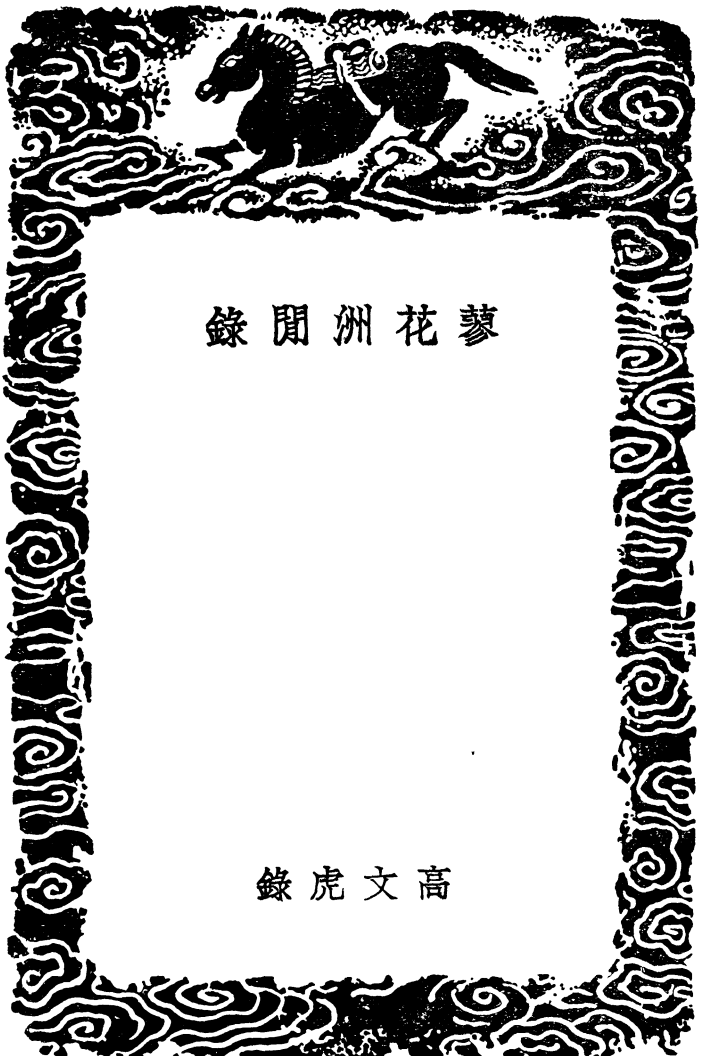
九六面十三行。唐劉思禮云云。按此事已見上卷十二面。不應複出。

九九面七行。褒沮未詳。疑當作褒誅。

校勘記一〇五面五行注。兩酪字譌。原本並作酪。

一〇六面七行。十八行注。注字不應有。

一一六面二行注。顙原作顖。



夢花洲閒錄

高文虎錄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蓼花洲閒錄

宋　高文虎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鬻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鬻葛苣數畦。僧驚覺。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葛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清波雜志）

江南徐鍇得畫牛。畫藉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腑。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清波雜志）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駕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諛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奬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己之婢三人與之。

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南唐近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予起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未明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百餘人（東宮六位：見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兗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第四即連御廚，密邇上辜）二十四日左掖門東竝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既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閤門長春殿西廊折南北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竝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爭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墻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閤六慶岑守素勘遺火之踪中人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劇主廊數百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

有手足能動者。曹干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墻。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遂二州也。）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干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熱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玉堂逢辰錄）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燮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迹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

廟中所書。憒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禍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倜永錄）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罷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罷簡者。安知不然也。（搜神祕覽）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顚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巳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

呼晏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卽活之効歟搜神祕覽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退齋筆錄

蔡確之子懋官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一旋封册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竝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荊公發也唾玉集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涼隱叢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南遊紀舊

紹聖中瑤華既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指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翊日極陳龍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南遊紀舊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夭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

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尙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爲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談選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石林燕語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槿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杜陽雜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欞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謂。以壽終。杜陽雜編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

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年。里人求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洽。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卽訴于官。鞫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杜陽雜編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

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杏杏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宦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犇竄。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湘山野錄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視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宦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

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黜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幷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縈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幷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春渚紀聞）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貴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滄溟野錄）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魯公談錄）

治走馬疳方。用瓦靣子（比蚶子差小。未經醬淹者）連肉火煅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碾爲末。乾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卽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蓮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卽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麪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祕方）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尙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隨手雜錄）

逕庭出莊子庭勑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擾今多讀作交蕞爾出左傳蕞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紼出禮記紼卽紼字今多讀作孛險度出漢書險音遙今多讀作蹺墨床眠婬出列子墨音眉床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眠音緬婬音腆言柔膩不決裂也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潯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吹劍錄）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一集

雞肋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有著作權